



□ 12
3757
5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

甘誓第四 夏書二

甘誓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
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
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
伐啓啓亡之高誘用今文說亦以爲啓伐有扈與史記合騶叟韃
讞云鮪颯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鬲
呂氏春秋召類篇說苑正理篇皆以爲禹伐有扈呂氏春秋先已
篇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孫星衍說相當爲柏厲
伯禹也以甘誓爲禹事當必本古文書說也莊子旣云國爲虛厲
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啓復伐之錫瑞謹案古者天子征討諸侯
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王復踐
奄魏士瓘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啓不再伐且高
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啓不再伐且高
氏今文說以有扈爲啓之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啓
卽位不服而啓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今古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一

木下中也
寄贈

文竝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為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有甘誓之勒是今文說以殷湯時曾以此誓勒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案穀梁隱八年傳曰誥誓不及五帝集解曰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據此則夏以前無誓而啓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辭天問曰有扈牧豎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牧人逢時為扈啓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

大戰于甘也孫星衍說夏本紀云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為憚警之不以為門也

乃召六卿史記曰乃召六卿申之鄭注尚書云六卿者六軍之將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錫瑞謹案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為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則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則鄭亦以為夏

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之外又見於異義引今文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相同蓋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大誓篇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大誓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召太立政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召太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為周有六卿之副是謂三公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竝不可以概周初許君以古說為周制則亦必以古說為周制矣鄭駁無攸據鄭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為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為周制矣鄭駁無攸據鄭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古說為周制矣鄭駁無攸據鄭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為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為治民之官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為司徒司馬司空亦未分列九卿之名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樂共工子虞為六卿又置三公司卿以擬三公合為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文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公為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蓋參用

周禮尚書而傅合為一耳班孟堅作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師少
 傅少保為三孤合六卿為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以說
 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為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之名
 不見於尚書惟緯書有之稷為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竝無六卿
 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羲和與仲叔四子為六卿解夏書又以稷
 司徒之屬為六卿案書序云羲和涵淫則羲和之官夏時尙在何
 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君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可信之一證
 也今文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
 言古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即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鄭
 以六卿為六軍之將是也以為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
 者在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鄉大夫亦非分職之
 六卿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
 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則六鄉大夫當為司徒之屬官明甚云
 命卿者蓋假以卿名使為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六卿即六
 鄉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為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
 卿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后稷司徒
 等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曰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
 為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曰蓋大夫在軍為將如齊以高子
 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
 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為之軍將屬於大司徒爾

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
 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白虎通號篇曰仁義合者稱王王者
 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

史記王作啓墨子明鬼篇曰王
 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

有扈氏威侮五行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
 啓所伐史記集解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

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案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命大禹步
 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
 作見若共禦帝用不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
 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命爰
 用五事建立王極鄭注王謂禹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謂天也令
 禹推演天道鄭所云推演天道即五行傳所云是也五行分屬五
 事若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即為
 威侮五行禹推演五行為洪範九疇子孫所當寶守有扈氏乃其
 庶子而威侮之
 是宜膺天罰矣

怠棄三正

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
 正周人以至日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

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
 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
 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
 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斗威儀曰三微者三
 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白虎通三正篇曰正
 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厯志曰三統者天
 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
 太簇寅為人正三正之始史記周本紀引大誓曰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後漢書
 郎顛傳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引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
 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改世
 之際會也此皆今文家說三正之義馬注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
 也鄭注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子丑寅即天地人其說似異而同
 是馬鄭皆用今文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通典引尚書中候亦有其文通典引
 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
 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
 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

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
 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
 當用天正而尚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太皞氏當用人正而
 尚黑也崔氏所推與孔氏正義同但孔氏無共工有女媧皇侃引
 二家說一說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說與鄭同但以神農為地統
 黃帝少昊天統顛項人統帝嚳帝堯地統與崔孔所推異皇氏依
 後說云所以必從人為始者熒熒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為始
 也諸說皆謂夏以前有三正後儒乃云湯始改正蓋未攷古義也
 大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又云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
 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則禹繼堯仍當禘舜所
 存二王後必是唐虞三正謂唐虞與夏有扈氏蓋不知三正
 迭王之義責夏傳子不師唐虞故啓以怠棄三正罪之也

天用剿絕其命
 史記作勦誤當从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有三科
 應行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祭法正
 義引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
 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小學紺珠又引援神契
 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隨者逆
 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教之與白虎通義合○今文一
 作剿絕○說文水部引書作剿刀部引書作剿蓋三家異文漢書

王莽傳莽拜郭欽為填外將軍封剽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剽絕之矣莽用今文尚書。一作櫟絕。漢書外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曰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櫟蓋段借字亦三家異文。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今文作維共。史記作維共。墨子與漢書翟義王莽傳亦作共。今文共。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一作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白

虎通三軍篇曰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段玉裁說命字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案白虎通引此為重天命之證則命字亦可通或三家異文。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今文作左不攻于右不攻于右

女不共命。○史記左不攻于左下無女不共命句。墨子引書亦無疑古本無之。○一作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不攻墨子作不共。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曰左不共左右不共右與墨子引書同或亦三家異文。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正史記作政與墨子引同。

用命賞于祖

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錫瑞謹案大傳但言巡守若師行亦當同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注云惡為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行師亦載遷主行王制疏引皇氏說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

○今文作不用命僇于社。○史記作不用命僇于氏注引皆作不與史記同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今文作予則奴僇女。○史記作予則帑僇女帑淺人所改當從漢書引作奴。漢書王莽傳曰秦置奴婢

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子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為奴也說書以為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
 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匡謬正俗云按奴戮者
 讎孽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
 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幹黜作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
 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膠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
 折衷矣按班書皆用今文說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為奴
 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則奴戮女先鄭注亦同今文若越語句
 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
 斬妻子鬻雖仿甘誓之法恐非仁人之師

受業 盧豫章 夏敬觀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

湯誓第五 商書一

湯誓 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
 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白虎
 通諡篇曰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諡也崔駰大理箴曰夏用
 淫刑湯誓其軍

王曰 史記殷本紀作湯曰段玉裁說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
 已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王者乃
 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
 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尙書祇
 作湯曰古文尙書作王曰錫瑞謹案殷說非也白虎通言質家先
 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大傳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
 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是其
 時未稱王史記曰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據後言之耳然據史

官所書則固當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使人易曉與五帝本紀作堯曰舜曰不作帝曰夏本紀作啓曰不作王曰其義正同非用今文作湯曰也若如段說五帝本紀不作帝曰夏本紀甘誓不作王曰又豈可據以爲今文作堯曰舜曰啓曰之證乎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

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

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史記予維聞女眾言至今夏多罪廿二字在天命殛之至舍我穡事而割政廿三字之上與今本尚書先後倒易段玉裁說以漢書攻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又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湯誓正間編之一證錫瑞謹案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傳今文尚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繁義復不如今

本文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專據今本爲是疑古本爲非也稽史記作嗇與石經合正史記作政無夏字今本夏字乃淺人據疏妄增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文作女其曰有罪其如台。史記作女其曰有罪其奈何無今字史公於尚書

如台字皆作奈何用故訓字孫星衍說如台爲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白虎通京師篇云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

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引書與史記異三家異文。今文一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

○史記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和奪謂奪其收斂也遏作止協作和或用故訓字

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今文作日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鄭注尚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凶我與女亦喪凶引不凶之徵以脅恐下民也鄭注與史記正同蓋今文尚書本有作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者鄭引用今文尚書也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曰盜歸于亳盜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更
 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
 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
 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注云亳
 湯之都也深聽歌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在桀覺兮謂先知者較
 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
 復來也新序刺奢篇云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
 吾亦亡矣餘與大傳略同列女夏桀末喜傳曰龍逢進諫曰君無
 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後我亡揚雄荊州牧箴云至桀荒
 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谷永黑龍見東萊對曰夏商之將亡也
 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注曰自謂如
 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皆與大傳說合○一作時日害喪予及
 女偕亡○孟子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岐注曰時是
 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
 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臺卿以此二語為湯
 誓眾之言乃今文異說與伏生史公揚子雲谷子雲鄭君之說皆
 不合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亡意
 亦不貫陳喬縱以為小夏侯說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今文輔

作及○史記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理女孫星衍說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詰也賚為理者理
 與釐通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云釐賜也理也按白虎通號篇曰
 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
 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據此則惟王者
 可自稱予一人故湯自謂予一人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今文

無作毋罔作無○史記曰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
 奴僇女無有攸赦今本帛字誤當作奴見甘誓中論賞罰篇曰夫
 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則
 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
 有攸赦孥字亦後人改之

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
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
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
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
實而言盤庚中宜為上篇盤庚下宜為中篇盤庚上宜為下篇曰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
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然則作書者
何以顛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
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
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
告其民者民猶執而不能不曰三篇作書者則以上篇為主而中下兩篇
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為一篇而其義則
從史記為百姓追思而作錫瑞謹案俞說是也漢石經合為一篇
蓋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君古文說上篇是盤庚為臣
時事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則三篇非一時所作不得合為一篇
矣漢人以盤庚為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鹽鐵論本議篇曰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
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漢書揚雄傳
曰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室唐

虞棟椽三等之制也漢書翼奉傳與漢紀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
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張衡西京賦曰盤庚作誥率人於苦
後漢書郎顛傳顛詣闕拜章曰昔盤庚遷都易殷民之弊荀悅申鑒曰盤庚遷殷
實論世事曰昔盤庚遷都易殷民之弊荀悅申鑒曰盤庚遷殷
革奢即約曹翔漢敬隱后頌曰盤庚儉而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
行儉之旨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
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盤庚陽甲之弟兄終弟及
故曰及王若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民以三篇為盤庚自作與史記說不
同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彪議則非史公所用歐陽義也
盤庚遷于殷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史記云
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
偃師是也其說不誤而揚雄兗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
庚北渡牧野是宅則與史記不同史公謂盤庚自河北渡河南所
遷者是亳殷子雲則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者即牧野乃今
文家異說不
如史記足據

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戚

○今文作率籲眾戚。說文引作戚孫星衍說蓋謂貴戚近臣史記云盤庚乃告諭

諸侯大臣鄭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眾戚為貴戚近臣也

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張衡西京賦曰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邑土杜篤論都賦曰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錫瑞謹案史記云五遷無定處五邦即屬五遷蓋並亳

乙遷於邢與書序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

五遷之數馬鄭注云商亳囂相耿不數盤庚所遷之殷與于今五

邦今字之義不合偽孔傳云亳囂相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

義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為五邦其說迂曲不可

通蓋不知上篇為遷殷後作故可並數亳殷為五也或引汲冢紀

年祖乙遷庇南庚遷奄以足五遷之數紀年偽書不足據又或以五遷皆出盤庚尤謬

由業今文作粵櫟。說文木部櫟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

若顛木之有粵枿古文言由枿許君以由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史記云告諭諸侯大臣又云

日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文作

裕女眾。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王曰裕女眾段玉裁說裕者格

字之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與古文不同白虎通蓋用今文非誤

字也方言曰裕猷道也是裕猷皆訓道道為治道之道亦為教導

之導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義以大誥猷為大誥道此云裕

當如大誥之猷莽誥之道裕女眾謂教導女眾也史公以為小辛

時百姓思盤庚作則王即盤庚王鳴盛據鄭說以為陽甲是鄭義

非史公之義陳喬樞引之而不加別白非是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

今文作王播告之說文言部播敷也

引商書曰王播告之不連修字為句與偽孔句讀不同蓋本今文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蓋釋經之任舊人罔有逸言也父言老成之言應言謂從上如響應者

民用丕變今汝聒聒。

今文作今女慙慙。說文心部慙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聒聲商書曰今女慙慙重文

聒云古文从耳古文从耳作聒則慙乃三家今文

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非子自菀茲德惟汝舍德。

今文作維女舍德。史

記曰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尙書當作舍德

不惕子一人。

今文作不施子一人。白虎通號篇曰臣下謂之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子一人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敷也曹音施失異反敷亦鼓反錫瑞謹案白虎通用今文作施而義與史公說不同與鄭君說頗近鄭以上篇為盤庚為

臣時事則子一人為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尙書間與古文合也

子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燿讀如子若觀火之觀陳喬樞說鄭君讀燿為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燿

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燿之燿皆當訓為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偽孔傳訓觀火為視火其說非是

子亦拙謀。

今文作子亦拙謀。說文火部拙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子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說許云讀若

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尙書拙字為拙非也經言子威若熱火之猛烈但子拙謀細威不用使女縱逸不肯徙也陳喬樞說今文尙書當與古文尙書同作拙謀

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今文穡作嗇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薛綜注曰昏勉也三國魏

志武帝紀曰穡人昏作注般庚曰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為散敬勉也陳喬樞說三家尚書皆作昏字昏者敬字之省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命何及馮登府說案上文屢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

悔命何及即所謂罔知天之斷命也今文為長

相時儉民

引商書作懋聲義俱近說文懋疾利口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傳兩引商書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近人或據以增經文然左氏引經多隳括之辭未可據補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

今文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舊作殺舊○石經人維舊二

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

求為救是以救為求又堯典宥速亦為宥救是又以救為速錫瑞

謹案潛夫論交際篇曰人惟舊器惟新亦無上求字風俗通窮通

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舊蓋三家本小異或

有惟字與古文合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

今文上予下亦有不字掩作絕○五經異義云謹案易

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

與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蓋亦用今文義○一作胥及肆

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逸勤一作肆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

碑曰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此伯喈據今文尚書作肆勤之證詩谷風既詒我肆毛傳肆勞也左氏昭三十年傳若為三師以肆焉杜注肆猶勞也肆勤謂勤勞王事伯喈舉楊公之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父胥及肆勤之義又蔡邕中鼎銘云宣力肆勤肆勤亦即肆勤周禮小宗伯肆儀為位注故書肆為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學記宵雅肆三釋文皆云肆本作肆集韻肆或作肆是肆與肆通伯喈用今文作肆勤實勝逸勤之義江段孫陳皆未及引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也○今文一作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韓詩外傳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異引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無大字與字魏人據韓詩三家詩皆用今文尚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尚書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錫瑞謹案陳說非也

董子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尚書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傳脫五字耳伏生韓太傅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證以董子書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為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之國其後為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國其後為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鄆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為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國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竝不訓為功臣配祭鄭注以大享為烝嘗或又謂兼禘禘言之皆非今文尚書之義今文說既不以為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亦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為是今本大傳恐後人據古文尚書增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今文射作矢

○石經口口口有志王應麟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陳喬樞說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今文無作毋老作翁弱作流○石經女毋翁侮成人毋流下關孫星衍

說翁侮猶言狎侮段音字鄭注鄉飲酒義云流猶失禮也馮登府說案流本音為聊說文夕部弱撓也是弱流音相近錫瑞謹案翁與脅通淮南隆形訓其人翁形注云翁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師古曰翁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據此翁疑段為脅以勢脅眾不使遷也流蕩散之義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又案段玉裁據唐石經訂古文為老侮成人以今本作侮老為誤是古文本侮在老下今文作翁侮特一字不同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惠王傳三國志高柔傳引皆作彰○今文彰一作章○漢書楚孝王躡傳王嘉傳引皆作用

德章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

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國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臯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臯當在我章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亦本今文家說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今文恭

作共度乃口作度爾口○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石經於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股庚既之

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蓋今文尙書服庚三篇合為一篇而三篇之文不可無區別故大小夏侯章句皆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蓋分股庚三篇為三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今文感作高○石經口口口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下關江聲說讀當

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
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感石經作高胥相也詩云聿來
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
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
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李富孫說咎繇謨庶明厲
翼史記夏本紀作高翼釋詁厲作也鄭注同月令征鳥厲疾呂覽
作高疾是石經作高
或即與厲字義同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
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今文汝遷作爾遷邦作國汝作今女○石經口口口試以爾遷
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關馮登府說經文云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下云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威大不宣乃心語氣緊接今文是也
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怨曷瘳○今文稽
作迪怒作

怨○石經口其或迪自怨下闕江聲說或之言有也言相與沈溺
不有其生道矣雖有怨恚何瘳乎馮登府說案稽迪因聲轉而異
中州金石記曰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釋詁云迪道
也益稷謨迪朕德史記迪作道道導也訓道義為長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文誕

作永○石經口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段玉裁說誕
從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馮登府說永字正與上謀長對言不
為長久之謀乃為長久之
憂故下云有今罔後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今文倚作踣
○玉篇引作踣

云踣曲迂避也陳喬樞說倚即踣之段借也作踣者今文尚書也
避亦即僻之段借字疑玉篇所采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
書者而顧
氏撫之耳

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分猷作女

比猶設作翁。石經口口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下關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易種子茲新邑左傳史記引般庚之語皆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

故未敢據以為今文尚書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石經口建乃

下關中下二篇相接處中空一字此三家今文尚書舊式也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文作女

大命。石經口口口口女罔台民動建大命段玉裁說古罔無

通台怠懋助通勸古音同懋侯康說按易雜卦傳越語載范蠡

之語秦始皇東觀刻石文柏梁臺詩張衡東京賦俱讀意如台匡

謬正俗卷七引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

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蓋正用無戲

怠之意而亦讀為台與基為韻又台古通怡太史公自敘虞舜不

引虞氏作怡是也冒从目聲故動从旨聲而切以許玉其讀勸若

懋者即旭讀若好之比君爽迪見旨聞于上帝釋文引馬作勸崔

瑗侍中箴亦有勸此懋建上帝之語顧命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

引馬鄭王作勸此懋建上帝之語顧命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

反國無疑亦古讀怠如怡之證江聲說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石經今予作我心腹腎腸歷作優賢揚歷

腎腸日憂憂之腎之陽之經今予作我心腹腎腸歷作優賢揚歷

宣日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尚

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尚

碑云優賢之寵咸陽令唐扶頌云優賢颺歷。漢國三老袁良

家異文說文曰取古文以為賢字今文尚書間有用古字者說見

前揚颺古通用皋陶拜手颺言史記作揚言蔡邕朱公叔謚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

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石經口口口

凶德綏績下闕馮登府說綏嘉聲之近曲禮大夫則綏之注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口口口

作今爾惠朕震作祇。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江聲說

動萬民以遷乎孫星衍說釋詁惠順也祇敬也今文之意言汝順

我盍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為得也祇震聲之轉堯典祇敬史記

作振敬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石經肆

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共承蓋用今文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眾朕不屑好貨。石經口口口乘哉予其勗

衍說乘計也錫瑞謹案今文之義不必與古文同石經后肯高鮮

江聲說為相度高山以經云適于山證之似江說為可信則乘哉

之乘或即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也懋作勗見上

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石經口口口乘哉予其勗

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張敦仁說

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

說若何耳臧庸說案此萃居即當彼經保居或作葆與萃形相

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尙書作保居今文尙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

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十一

受業 雷 恆 拔
文 永 譽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善化皮錫瑞

高宗彤日第七

商書三

高宗彤日 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
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報也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也三年編髮
記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
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
丁崩子帝祖庚立錫瑞謹案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後追序其
作高宗彤日及訓錫瑞謹案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後追序其
如般庚作於小辛之時其事仍當為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
事以美之耳史記與大傳本無不合孫星衍以史公為古文義失
之大傳引孔子曰見德之有報也即史公所云以祥雉為德
也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即史記云武丁懼之
意蓋武丁懼而問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
箴曰丁感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

今文尙書攷證卷七

一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諡。諡篇曰諡或一

為諡故尚書高宗殷宗也。爾雅釋天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

炎曰祭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之意。何休公羊解詁曰殷曰

彤周曰釋者據今日道昨日斥尊言之質意也。漢書外戚傳引書云高宗

不絕據今日道昨日斥尊言之質意也。漢書外戚傳引書云高宗

彤日粵有雉雉作粵。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今文格作假。漢書成帝紀孔光傳

光日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師古曰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成帝紀建始元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至也。言

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案史公訓先

假王為王勿憂者疑釋假王為寬暇。王心王闔運說大傳云遠方將

有來朝者此託言瑞應以寬王心。王闔運說大傳云遠方將

異恐辭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王心。王闔運說大傳云遠方將

言之。要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天民

中絕命。日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無民字。民中絕命作中絕其命。史記

載此文。民止一字不重出。偽孔本於中絕命上別出民字。殊無謂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日其如台。附。史記曰

之故訓字。孚一作付。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下闕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附

付古通用訓誼同。孔光傳大夏侯尚書石經亦用夏侯。本史公作

附蓋歐陽尚書索隱。依孔傳音孚非也。鳴呼王司敬民。今文作嗚乎王嗣敬民。史記曰嗚乎王嗣敬

皆省作司。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

原父皆釋司為嗣。是司為古文嗣。錫瑞謹案史公作嗣與下文天

允義貫集解引偽孔主民釋之非也。

今文尚書文登卷七 二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今文無豐于昵作母禮于弃道。史
 繼典作常見釋詁史公以故訓字代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為豐
 殺之禮於是以前常道陳喬樞說正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禘故
 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
 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申
 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
 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
 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為小乙子祀事特豐于禘故祖己因野鳥
 入廟訓王以母禮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魏
 源說以昵為禘廟不但非今文說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自
 史記外莫古於禘廟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
 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
 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引高宗彤日祖己之言為飭掖庭椒房之
 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為患引高
 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
 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歷階登堂而雉以
 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
 轉禍為福之驗今雉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

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人具備深切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洪
 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
 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禘廟之說古
 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
 言將廢世子孝已降年有承有不承事關宗社之修促天變於上
 臣諍於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允典祀以長以賢奈何以
 立儲大禮施於弃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禘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
 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偽孔平錫瑞謹案陳說失矣魏說
 亦未為得也西漢今文家從無豐禘之說史記云母禮于弃道明
 與無豐于昵不同集解索隱皆用偽孔以釋史記殊非陳氏治今
 文亦於兩漢今古文家辨之未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
 誣史公矣且祖已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為弃道之君哉魏說豐
 禘之說專主繼嗣為義讀史記以王嗣敬為句民罔非為句謂是
 高宗易儲之證於古無徵古今人表雖列孝已之名不詳其事高
 宗廢孝已漢人稱引皆未之及惟見於家語帝王世紀二書家語
 王肅增加世紀皇甫謐撰二人皆作偽亂經之人其說豈可為據
 且如二書之說則孝已廢矣魏乃云以祖己之諫不廢已與二
 書不符又云殷世惟天子得以干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
 已祖己是也不知白虎通姓名篇曰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尚書
 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咸謂作巫咸是臣民皆得以干支名祖

已是臣竝非世子魏以祖己為王世子更不知出何書且如其說則高宗世子何其多乎據母佚篇馬注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矣若又廢孝已則高宗欲廢兩世子恐無是理孝已祖庚為一人為二人亦無明文可據古今人表孝已第三等無注祖庚第四等注云武丁子是班氏不以為一人且似不以孝已為武丁子也攷五行志於劉歆說外又載一說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則不專指易嗣與劉歆不同大傳又一說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凶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則又以祖己所訓兼有桑穀大傳皆出伏生而二說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雉與桑穀並稱五行傳家法而二說又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雉與桑穀並稱五行鳥之妖與大傳後一說相合論衡指瑞篇云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曰雉升鼎耳而鳴何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此仲任以今文說解大傳與大傳前說相合又異虛篇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以為遠人將有來者

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據此則漢時今文家已非一解王仲任不能定其說史記封禪書曰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於永寧漢書郊祀志同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暴風之變脩身自致而享豐昌之福也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武丁得傳說以銷鼎雉之災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書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武丁有雉雉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脩德又曰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諸說或渾言之或即一事言之皆非專指繼嗣所以然者上天示異初不明言大臣因事納忠亦非一端而已祖己曰正厥事則凡用人行政以及宮闈繼嗣皆在正事之中高宗修德攘災亦不專在一事說尚書者或云雉吉或云雉凶其義雖異而皆可通蓋上天示變則疑於凶修德禳災則轉為吉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成帝王音杜欽劉歆皆今文說歆雖傳古文尚書而五行傳所載皆今文之義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是也魏以史公劉歆為古文說失之魏又云漢人不行繼嗣為占而以用人懷遠為占者乃高宗之書不止一篇首篇專論繼嗣次篇則修德行政用人振武案兩漢人所習今文皆止二十九篇高宗之訓久已史記已不載其一字漢人安得引之是諸

說所引皆高宗彤日篇文非高宗之
訓篇文魏說憑此無徵皆不可據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受業
雷恆
文永譽技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善化皮錫瑞

西伯伐耆第八 商書四

西伯戡黎。今文作西伯伐耆耆亦作飢又作飢。錫瑞謹案慧
琳一切經音義八十三引尙書大傳曰伐耆克也則大
傳亦同說文作伐尙書音義云黎尙書大傳作者外紀云西伯勝
黎伏生司馬遷作者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戡耆漢藝文志
攷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耆史記周本紀云敗耆國徐廣曰
耆一作飢殷本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飢又作
耆宋世家云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飢國徐廣曰飢音耆
是今文伐亦作戡耆亦作飢作飢皆三家異文也班固典引云以
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孟堅
用今文而亦同古文作黎者或夏侯尙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
文改之孟堅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爲二伯王逸注楚辭天問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云文王爲雍州牧叔師亦用今文而以西伯
爲州牧與班說不同豈文王始爲州牧而後爲二伯歟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西伯既戡黎 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
 伐者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出則克者
 六年伐崇則稱王史記周本紀則於閔天獻寶紂赦西伯虞芮俱
 讓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錫瑞謹案
 大傳以為文王被囚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為為被囚而出乃伐諸國
 大傳以為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為受命之年稱王使
 韞殿王為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為受命之年稱王使韞殿王
 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紂與大傳合大傳又於
 散宜生等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
 崇與前云出而伐者不同者蓋五年伐者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
 使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者乃伐崇也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者
 紂囚之牖里以戡者在被囚之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
 其事猶可解說若戡者入紂圻內祖伊有訖命之告使紂於此時
 囚西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鄭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
 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
 文王釋而伐黎皆據大傳之說韓非子曰文王侵孟克苜舉鄴三

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
 以桎梏囚于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
 孟即邢苜即伐密以遏祖苜之苜舉鄴蓋因伐吠夷而舉其地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卜筮篇曰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
 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
 也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同。今文一作假人
 元龜無敢知吉。史記殷本紀曰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無天子二字蓋省文
 無敢知吉作無下云罔不欲喪作罔則此疑用今文本作無也假
 格古通用徐廣曰元一作卜周本紀曰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宋世家曰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虜國懼禍至以告紂。一
 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潛夫論卜列篇云尚書曰假爾元龜罔
 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仲任用歐陽尚書不同蓋據曲
 禮云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為命龜之詞也漢書食貨志元龜
 尺二寸長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史記殷本紀曰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集解鄭元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亦作虐字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史記曰故天棄我不

有安食不虞知天性集解鄭元曰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康作安故訓字不虞知天性多知字蓋今文尚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

今文弗作不。史記曰今我民罔不欲喪弗

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亾者夫言欲王之亾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今文作大命胡不至。史記曰曰天曷不降威大

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蓋今文尚書不摯作不至上多胡字如台作奈何用故訓論衡藝增篇引此經云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

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至字與史記合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

為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今文反作返參作參。史記曰祖伊返曰紂不可諫矣。汗簡古

文四聲韻皆云參字見石經尚書載黎篇陳喬樞說則今文尚書作參可知矣參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參字也玉篇參力捶切尚書以為參字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今文尚書攷證卷九

受業 雷恆校
文永譽

微子第九 商書五

善化皮錫瑞

微子 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

左氏傳引洪範為商書也微子一篇史公載其文於宋世家其用

古文說不可攷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下文乃言比干諫死箕子為奴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

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疑一為

今文說一為古文說故言微子之

去先後有異但其詳不可攷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今文父師作大師 ○史記殷本紀曰微子

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

師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大師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

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

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太師摯少師陽皆系之殷辛時宋世家於

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則大師少師為殷之樂官即大師擊少師陽也擊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此今文尙書說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彊列第二等摯與陽列第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即疵陽即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桓譚新論曰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大師少師抱樂器奔周亦同史記之說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弗作不或作有皆今文尙書孫星衍說史公四方上又有不治二字者言殷其不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

上紂沈酗于酒蓋今文尙書無底字用字我作紂則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故隱其文曰我史公易之以紂使人易曉也今文尙書沈酗作沈酒史記自序曰帝辛湛酒漢書五行志曰湛酒于酒禮樂志曰湛酒自若谷永傳曰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酒于酒霍

光傳奏昌邑王湛酒于酒敘傳班伯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揚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東作益州牧箴曰帝有桀紂酒沈頗僻易林賁之乾曰帝辛沈酒皆今文尙書也韓詩說曰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酒君子不可以酒沈不可以酒

用亂敗厥德于下 ○今文作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

也下下世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多婦人是三字於用字絕句厥德作湯德則亦史公易之使人易曉也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湛酒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酒于酒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星隕如雨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目喪凶者皆繇婦人羣小湛酒於酒是子雲所據今文尙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殷紂姐已傳曰比于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德也孫星衍說按大誓紂乃斷奔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以說婦人則史公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棄其先祖之樂為淫聲大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錫瑞謹案

穀梁桓三年傳云既者盡也廣雅釋詁云既盡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可勝既乎周語數澤肆既注皆訓盡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既作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文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與相為敵讎○史記曰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與相為敵讎集解

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鄭元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陳

喬樅據鄭注云凡猶皆也謂史記作皆以訓詁代之段玉裁據古音並讀如芻謂今文尚書作旁與並者旁之故訓錫瑞謹案史公

用今文尚書不必與鄭注古文同潛夫論述赦篇曰小民乃並為敵讎並字與史記合蓋今文作並史公非用故訓也

今殷其淪喪○今文淪作典○史記曰今殷其典喪集解駟謂典

翰欲頌典鄭司農讀典為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為殄是典腆與殄通錫瑞謹案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脩先王之典

法則解典為國典義亦可通孫星衍以典即圖法引呂氏春秋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亾之周淮南子太史令向藐先歸文王謂

向聲近陽莠字形近摯其說似涉傳會太師與太史不同官一載圖法一抱樂器不得傳合為一也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今文作若涉水無津涯亦作若涉水無舟

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錫瑞謹案三家今文蓋有作舟航者後漢書明帝紀曰若涉淵水而無舟楫潛夫論考績篇曰無舟楫而欲

濟大水荀爽易泰卦注曰馮河而上不用舟航皆用今文尚書而管子七法篇曰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曰濟大

川而無船楫又在漢人之前

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今文父作大狂作

越至于今日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

耳案鄭注亦從今文尚書與告去意合

吾家考遜于荒○今文作吾家保于喪○史記曰吾家保于喪江

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錫瑞謹案江說亦通然據史公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出往者將遠

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亾也將居家以守
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
呼大師少師告之○一作吾於是家保○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
吾於是家保駟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陳喬樞說是言我為出亾
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
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

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今文作今女無故告子顛隳如

顛隳如之何其集解馬融曰隳猶墜也恐顛隳於非義當如之何
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微子求教誨
也案據此則王本亦作無故告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
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今文作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亾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
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史記曰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亾
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
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索隱曰劉氏云陋淫猶

輕穢也孫星衍說陋者隱也說苑君道篇云晏子隱君之賜淫者
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貲者錫
瑞謹案方輿沈酗今文當作竝與沈湎說見上史記無竝與沈湎
于酒句此句之文皆見於上不應重出疑今文本無之無舊有位
人句疑今文亦無之或經師以舊訓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釋文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
數也斂賦斂也案馬鄭不同未知孰與今文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史記於前淪喪作典喪則此亦當
作典孫星衍說淪亦如上文作典

宋世家云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又云為死
終不得治不如去釋商其典喪至詔王子出迪也錫瑞謹案據王
仲任所引今文說下為微子之言則大師言止於此蓋微子以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詢之大師大師詔以出迪正決其欲去之意
孫說
是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臚

○今文作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弗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孫星衍說今文多微子若曰四字以此為微子之言云性惡不出眾者釋名云出推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眾庶之前荀子勸學篇云其出人遠矣是也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也錫瑞謹案如仲任所引今文說則王子屬紂與上文王子指微子不同我乃顛臚為微子自我與上子顛臚合蓋微子聞太師詔以出迪之言乃云我舊云紂為孩子已不善雖為王子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則商必亾而我乃顛臚矣仲任所引經義本非難解江聲王鳴盛不得其說乃以為謬陳喬縱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尚書之篇名非以為微子自言微子睹其不善之性當作微子父睹其不善之性魏源又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大師夫漢人遺說存者無多學者當守其說深思其義不得妄生駁難如實不可解闕疑可也何得全無證據妄改古人之書以就己之臆說此豈信而好古不知蓋闕之義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史記曰今誠得治國治身死

亾又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錫瑞謹案據史公說似亦以我不顧行遯為微子之言謂我不能復顧矣將行遯矣史公與王仲任皆習歐陽尚書故其說相同古文尚書誤脫微子若曰四字竝以我不顧行遯為父師之言則史公之說不可通矣又案傅世洵洪氏隸釋補云綏民授尉熊君碑以自靖為自清據此則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潔也亦三家今文之異與古文不同者

受業雷恆攷文永譽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

善化皮錫瑞

牧誓第十 周書一

牧誓說文土部毋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毋野从土母聲許君引周書乃古文史公則用今文尚書故作牧野

不必作毋也偽孔名傳古文而亦作牧可歟矣

時甲子昧爽○今文作正月甲子昧爽○史記周本紀曰二月甲子昧爽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

之二月也孫星衍說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曆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之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壘曰粵若來

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為十一年二月甲子律曆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

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為十三年二月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

王受命則文王七年而崩若以賜斧鉞為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尚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
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月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
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戊午距
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為一月則當以甲子
為二月今文以戊午為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為正月周本紀作二
月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為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公用魯詩亦今文家說以斷虞芮之訟
為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
十年而崩必是七年而崩之譌蓋因七與十字形相似而誤孔穎
達大誓正義武成正義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
正義時所見史記尚作七年不誤張守節所據本則已誤作十年
張云十當為九即據偽武成為說不知史公不見偽書十年本是
七年之譌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受命
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故史記云十一年所謂二期觀
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為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所謂二期觀兵
畢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正合書序並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殷正
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文三
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

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為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
餘見漢藝文志注故歆用其父說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
二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偽孔從之較史記皆
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記實
為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停之
說逸周書與尚書文體不類非必孔子刪書之餘劉歆好作偽其
說不足據鄭君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為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
期觀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今文說之塙而有據也陳喬
縱治今文不知塙守今文師說乃云伏生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
命年數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
麻又推法最密要宜為可信豈非顛倒之見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今文作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史記曰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傳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陳喬縱說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于武宿夜正義曰舞
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武
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塙蓋此舞樂即象當時士
卒之歡樂歌舞也孫星衍說史公王作武王者詩大明鄭箋引此
經亦作武王闕宮疏亦同疑偽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

誓稱王後人不省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今文友作有邦作國。○史記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武王武字不必重出此兩武字疑史公以意增之非今文本然也
知者史公於甘誓湯誓王曰皆改爲啟曰湯曰欲人易曉此王曰
嗟不可改之曰發曰嗟故增之曰武王曰嗟矣逃作遠故訓字友
邦作有國蓋如甫刑有國有土之義陳喬樞乃據周禮鄭注云天
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謂鄭引此經以證友
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不知史公自據
今文豈必與鄭古文同哉

御事司徒司空。史記曰司徒司馬司空無御事二字蓋今文

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
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
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故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
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
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
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
之人不必從伏也錫瑞謹案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
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
周初皆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大誓乃召司
徒司馬司空諸節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詳觀周禮六卿之
制定於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爽等乃有六人王云自武
王時已定何以牧誓與大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說以
此爲軍中有職掌之人周公作立政亦止云司徒司馬司空豈亦
軍中有職掌之人乎以周禮解前代官制誤始鄭君王專阿鄭宜從
僞孔而不從伏此大惑不解者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今文盧作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論衡恢國篇
曰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後漢書西羌傳曰及武王伐商
羌髡率師會於牧野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史記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鹽鐵論繇役篇曰武王之伐

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

言是用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殷本紀曰紂

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一作古人有言曰牝雞無

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人言用漢書五行志昔武

王伐殷至于收壘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殷王紂惟婦人言用師古曰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

為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案漢志引經與史記略異

蓋夏侯本與歐陽不同列女般紂姐已傳曰姐已者殷紂之妃也

嬖幸於紂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譽貴之姐已之所憎誅

之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姐已頭懸於小白旗以為紂者是

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蔡邕答詔問災異曰昔

武王伐紂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

雄鳴主不榮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書誠牝雞牡鳴崔琦傳外

戚箴曰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文作自棄厥先

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史記曰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

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集解鄭元曰肆祭各答問也誓首言

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亾也案今文尙書多先祖字與家國字於

國字絕句厥作其迪作用故訓字一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陳喬樞說任字或鐫刻之譌石經厥遺

上文闕無以訂其同異俞樾說任乃誤字漢人隸書王壬二字往

往無別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子外儲

說左篇王登為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也錫瑞

謹案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有誤夏侯尙書異說或與史公

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文說有

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

政者遺任父母弟謂箕子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史

曰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無下是以為大夫

卿士句疑是以為大夫卿士句今文尙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

誤入正文如禮記母以嬖御士疾莊士鄭注云莊士二字一作大夫卿士今本禮記遂誤作莊士大夫卿士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絲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谷永傳引書曰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則于雲所引書多罪二字在逋逃二字下乃泰誓文非此經也史記作多罪逋逃與今本不異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文宄作軌邑作

國惟作維恭作共。史記曰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恭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史記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過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愆作過勗作勉皆用故訓字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據史記石經皆有

六伐七伐江聲王鳴盛據鄭注樂記不過四伐五伐疑六伐七伐為衍文非也

尙桓桓
史記曰尙桓桓集解鄭元曰威武貌案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揚雄趙充國頌曰起桓桓桓桓固

十八侯銘曰桓桓將軍漢書敘傳曰長平桓桓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尙其桓桓孔彪碑爰尙桓桓樊敏碑桓桓大度史孝山出師頌曰桓桓上將無從說文所引古文作狙狙者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今文作如虎如羆。史記曰如虎如羆班合漢書敘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羆與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與史記

古文尙書改之也。○今文一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如離亦作如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如離亦作如財。○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如豺如離亦作如財。

財即豺之假借字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說文內部崑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虫歐陽喬說崑猛獸也李善文選西部賦注歐陽尙書說螭猛獸也是今文尙書作崑一作離一作螭崑為正字螭與離段借字也歐陽喬即歐陽高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為博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李善引歐陽尙書說即歐陽喬說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今文弗作不迓作禦。史記曰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勗作勉躬作身皆故訓字也史記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桓譚新論曰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受業
雷 恆
文永譽 技

